

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学习心得论文选集

第四集 伤寒、温病

南京中医学院

-1959.12-

第四集目錄

1. 学习伤寒论后对辨证治疗的认识 中研三班张仁福 1
2. 略谈痞症的辨证治疗 "四"范碧亭 1
3. 学习伤寒论后谈三承气汤 "四"沈梅 30
4. 学习伤寒论后对承气汤的一些初步认识 "四"曾学文 47
5. 以是周法则看伤寒论的辨证治疗规律
——初学伤寒论后之肤浅体会 "四"罗永清 11
6. 谈伤寒论中"发黄" "一"蒋凤瑛 82
7. 十枣汤证与渗出性胸膜炎 "四"薛金川 41
8. 漫谈湿温 "一"张美生 12
9. 对湿病辨证治疗的一些体会 "一"蒋凤瑛 11
10. 学习湿病心得 "二"尤祖德 17



406室

学习伤寒论后对辨证论治的认识

中医五组一组 張仁 碩

中医学的基本特色之一是“辨证论治”，而伤寒论为这一特色的具体表现。因为在整個篇幅里，自始至終都貫穿着这一辨证论治的原則和精神，差不多对每一个疾病，每一个症状均有詳細的鑑別，比較和分析，以確定每一症状的性質，病机和原因。因此，我們不妨說：伤寒论是一本很好的“鑑別診斷学”，因为伤寒论不仅对疾病症状有詳細的鑑別分析比較，总注意到病症是否相符，因此，我們不妨說：伤寒论是一本临床与药理结合得很好的书。今就将学习伤寒论后的一些体会略述如下：

一、辨证论治的意义：

有人一听说中医談辨证论治，就以为中医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所謂“对症治疗”。其实这是对中医的一种极大的誤解；現在，我们认为中医是研究病因治疗的，所謂对症治疗，也就是从症状的表现上分析了疾病的本质和原因之后，才给予医疗措施的。內經已有叙述。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曰：“謹守病机，各司其居，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立勝，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平和”。意思說：对疾病的诊断，必須掌握病机，分其属性，对临幊上所表現的症状，有明显表現的或表現不明显的均須求其原因知其病机，責其虚实，明瞭立勝立行生克的傳变規律，然后进行适当治疗，以疏通其气血，使其調

达，很明显，这是治病必求其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根本原则。

实际上人对任何事物的认知，也不只是开始就认识其本质的，而往往先了介现象，再经过分析归纳而深入了解其本质，对疾病的认知也必先了解其症状，分析症状，然后进行归纳综合，才能得出疾病的本质来，知其属阴属阳、属虚属实、或为外感、或为内伤……等。把症状进行分析归纳就是辨证，根据辨证得出的结论进行适当的治疗、或汗、或下、或攻、或补……就是论治。辨证的目的为着治疗，能够进行正确的治疗，必先辨证，因此，“辨证论治”有其整体性和统一性。

如见到，发热恶寒，头痛强痛，脉浮等列为表症，经初步分析当知属于外感表症，则治当解表，但需进一步分析，如果自汗，脉浮缓，恶寒轻，仅恶风，知属太阴中风症，其病因是外感风邪，病机为风邪外客，卫强营弱，治则以桂枝汤调和营卫，如果是无汗，恶寒，脉浮紧，兼体痛，其病的性质属太阳伤寒症，其病机为寒邪外束于体表，毛窍闭塞不通，治则以麻黄汤，驱太阳之寒，开毛窍之闭，若不深入分析，辨证是无法施治的，由此可知，辨证论治在临床运用的重大作用。

六、如何辨证：

在上较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辨证过程中必须明确几个问题，即探求病所知其病因，通其病机等方面；具体地说：也就是必须

从一系列的証候強少向，求表裏寒熱、虛實的原故，但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首先必须了解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然後才能知道所謂是病理現象，此即中医所说的“正常衛資”。

在生理情况下，肢府經絡、營氣三焦循一定的規律活動着，維持着人体阴阳的生理平衡，即是健康的表現，如果因着一定的原因，正常規律被破坏，阴阳的比例发生变化，也就是產生阴阳平衡的失調，这就表現为病态矣，由此可知，虽然疾病的錯綜复杂，仍有一定規律可循，而找到疾病的本末面目。探求疾病的方法，在中医学里就是辨証論治，内容不分 診、細、形式有五臟六腑証候分类法，十二經絡分証法，营氣三焦辨証法和六經分証法。虽然如此，却互相貫通，互補不足。反傷寒証里，則以六經（即三阴三阳）辨証法，但又结合到肢府經絡，如太阳經証，虽然属表，病邪首先侵犯皮毛，開始是表寒，继而寒著，表寒轉成表熱，表熱在脉波熱，裏寒火除，病寒，头痛脉浮等証外，尚可能有咳嗽的見証，所以我們說太阳經濕病，可以与肺臟的病理状况联系起来看待。同时太阳經內络膀胱之府，若此脉有 痘，膀胱疾急，则就可以太阳經疾患联系起来，又如阳明如病，便，可与脾胃病相联系； 心病，可以与肝或心色联系，这就是六經分証不仅与肢府的分証法相貫通，也与經絡分証与相互通融。以此状态言之，如少陽犯病，是虛熱，則舌薄，口苦咽干，目赤，這是少陽犯病行于上病理反应的表现。必須指出，六

經分辦証法是不分手足的，而十六經絡分辦証法則有手足之分，如太陽病有手太陽足太陽，包括肺腎二臟，及六經分辦法則將手太陽肺歸屬於太陽病，而屬陰熱性的脾胃病又歸屬於陽明病，脾胃虛寒症才归之於太陽病，這三說明六經分辦法與其他分辦法有連繩之處，但也具有一定的特點，其餘者亦同樣如此。因此，在運用六經的時候，不忘其本身的特點，但又必須結合到其他方法來一併應用。

三、研究六經辨証的意義：

(1) 作為証候类型的分夾綱領：六經即太陽、少陽、陽明——三陽，太陰、少陰、厥陰——三陰。此六者都代表了各具特異的一系列証候群，如太陽病包括的症狀是：发热惡寒、头痛強痛、脉浮；也就是說凡病一开始即出現上述一系列症狀者即可名之為太陽病，反之，凡不具備這些症狀者，則就不能認為太陽病(或証)；又如陽明病，其症狀表現為：但发热不惡寒，反惡熱，口渴，麻洪大、大汗出、心煩燥熱，少府征則其有：口苦、咽干、胸肺苦滿、目眩、往来寒熱，心煩善嘔、渴、不欲食，脉微細，太陽病則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時腹自痛；少陰病則无热惡寒、脈微細、但慄瘛；厥陰病則消渴氣上冲心，心中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嘔，下利不止，由此可知，我們有了六經的辨証綱領，在臨床運用上有了比較明確的界線，也就便于對疾病本質的了解，以及於治療上也不致於產生或少產生謬誤，如對某一証

或的辨别，虽然可以从該証平与的特征上得到鑑別，但鑑到有了之後作為綱領，那末對証候的認識就更為正確。以腹滿痛為例，如腹脹滿痛、坚硬拒按、腹滿示減，不足言虛實，如腹滿時減，身如故，柔軟無按壓處，以前者參合真寒熱、以渴、煩躁脈大而沉實，即可知，如則明里突然証，治當以承气湯攻下；如後者參合有：以不渴、腹滿而緩、自利、脉弱，更苔白膩而潤者，則知為太陽脾虛寒証，治當以理中湯溫補脾土，驅逐寒濕，這就十分清楚了。

必須指出，八子疾病証狀的產生，往往不是很典型的，因着形質的不同，那年的強弱、天氣的盛衰、及處理得當与否，對疾病的發展，均有極大的關係，因此可以產生不同類型的証候或兼証，如真寒假熱証（ 阳与格阴）真热假寒（ 热厥），以及查神誤治 診，食病或併病；但如能掌握辨証綱領，以及深入了解病史，熟悉病因、病机，互相結合运用，辨証也就不會十分困難。如見到下利，同時見到夢熱惡寒頭痛、以苦咽干等屬少陽証，因此自下利為太，少阳合併的結果，係表邪化熱內傳，熱邪炽盛逼迫下趨所致，故治以黃芩湯清熱养阴，又如見到夢熱微寒寒，支節疼痛，心下支急、微噦，致口黃、口干舌燥，但其綱領狀與前言門戶太少阳合併，而其他見証是心下支急微噦，內是太少阳合病的結果，但其病機為氣郁不宣，胃氣郁泄上逆，故治當疏解六腑，人蔘消桂丸，二者區別前者病偏於里，後者仍偏於表，這

是一方面，又如見到身熱面赤而不惡寒，似乎陽証，而有入肢厥逆，下利清谷，脉微細欲絕的一派陽寒見証，這实际上屬於陽盛於內，格陷於外的真寒假熱証（格陽証），如為四肢厥冷了其則惡寒；似太寒証，但見有口干舌燥，煩渴引飲，或喜涼飲，至肢體厥逆，但手足心溫，或心胸有熱，小溲黃赤，脈滑等里熱現象，這是屬於真熱假寒的熱厥証，前者治宜大劑辛溫扶陽抑阴，或四逆散，後者治宜寒涼清泄，如白虎湯，這也是在辨証上應該注意的，由此可知，對一疾病的判別，往往不能單憑一証，一脉以求判若自明的。

2) 六經作為劃分病期，表示病所，以及說明疾病輕重傳：

倚寒的病期、疾病部位所屬，以及疾病的輕淺深重，或傳方向均可藉六經標表出來，如以陽陽的概念來說，一般認為三陽証，屬陽証，病所較為表淺，三陰証屬陰証，病所部屬於裏，陽証正氣尚能抗邪，陰証正氣多半虛弱，故病情陽証較陰証為輕，但這僅相對而言，因為有許多陽証病勢也很急，同時久則也可能轉為陰証，有許多陰証人可轉為預凶不好的陽証，在三陽証里則太陽証次為表，病情為輕淺，一般認為“太”有大初元始，初起的意思，又太陽主一身之表外邪傷人，首蓋皮毛，故太陽病期病位在表，病期為初期阶段，病勢亦較輕淺矣。而陽明病期主要見証是，心煩发热不惡寒、反惡熱，大汗出、口渴、脉洪大等，或則煩躁不寧，並則神昏譫語，腹脹滿痛，大便結硬不通或泄濁，……等，

与太阴証比較為病勢半重，且有腹胀满痛、大便结、胃府不適的見証；以神昏謬語的神明的見証，說明病所主要在里，根據傳、方向來看有太陽及少阳又阳明，这也說明了病在里，已不属病的初期阶段矣。由此可見藉六經的分証方法可以了解病的癥狀阶段和演化，了解病所和疾病的程度。

病期：太阴証为初期阶段，少阳証居中（半表半里），阳明証中期或发期而转化为三阴証時謂末期。

病勢：太阴輕淺，少阳中等，阳明为甚，阴証严重或危端。

病所：太阴居裏，少阳半里半表，阳明或三阴居里。

傳趨勢：太阴→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陰。

但以上說述情況，亦仅理論上的說法，並非絕對，如以阴証与阳証來說，三阴中阳明則居表，病情又較輕，三阴病为严重，但三阴中之太阴，为三阴之首，病情在阳証中为輕，而介于阴証与阳証之間，如与阳明比較，則病勢較為輕淺，属阳証初期阶段、属熱屬实，而太阴証，则病位居內，病期較久，病情为重、属虛、属寒，但与太阳証比較，二者同属病程中期，病位在內病情严重，然而从太阳証來說，也並非全屬於表，因为它有經証府証之別，如为太阳經証則居表，太阳府証（膀胱蓄水証或膀胱蓄血証）則居內証，由此可知，对病期病所的标示上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和証狀的不同給予灵活对待。但由于六經具有以上的作用对疾病有了更进一步的認識，因此，不失为辨証的一個有力工具。

二、中醫辨證治疗的原则

一般而言，中医治病，掌握正气与邪气二个方面的情况，疾病也是随着这两方面力量对比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产生一定的差异。一般情况下，正气尚足邪气亦浅的时候，即成所谓实证，邪气正而正气不足时，产生所谓虚证，正如内经所言：“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因此，在中医治疗上就是扶正邪、调和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以求恢复正常情况下的阴阳平衡关系，这是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同时还须根据病位的不同，给予适当的处理。医伤寒论里贯穿了这一原则，如病邪在表治当解表、病邪在里当治其里，实者则攻，虚则补其虚，这是振奋各大法。如太阳病属病初起，其邪在表，治当疏风解邪，若失表而误汗，或误用攻下之法，不免有伤正气而表邪更深入耳，以致发生更多误治病证，如葛根芩连汤证，若中阳受病，或脾胃阳虚，则桂枝人参汤证或四逆汤证，乍服附子泻下剂或白苓汤证，加之与体质的关系，以致有寒实结胸或热实结胸的云泥，这都是药不对证的民病，又如阳明病，其病在里，然欲者当清里热，府证者当攻府实，这都是以邪为标的，又用治心病多在脉，属虚寒，治宜补虚温阳，但因有太阴、少阴、厥阴的不同，治法也不尽相同，因此，这就必须辨别其症状和病机才能做到所谓“对症下药”。而六经为证，按分类的消肿，不具标本病所主疾病的病，等作用，故温经治疗与

也就必然一病，常蕴其毒的尾局。

以上只是就列六经有关所见于方画，其次谈之，尚然辨证另大有特点：

(1) 不仅从全病程上进行辨证，也从全病程中每一个阶段上的辨证，在进行辨证过程中，不能仅被辨证编排所束缚，因为一个疾病的产生和发展受很多方面的影响，因此那时疾病内认识方法上，或辨证上有很大的灵活性，如太阳、阳明证各有经证和府证，少阴病则有心、肾二经取的病变，厥阴病则色枯肝、心色无终故的病变。同时辨证之间尚有表里传变关系；加之于恶邪的不同，邪势的强弱，以及正气的盛衰情况；这样，对疾病的过程上都起着重大的作用，也就是疾病复杂化的尾因，因此，在辨证上就必须採取每个阶段上的认识，因为在许多兼夹疾病中，其所反映的症状虽然相似，但其病机、病因、及程度各一，如太阳病一述浮或沉微，发热、更衣、又见小便不利，消渴或食入即吐，或头眩或於皮半见症，经脉不鲜，神气内虚，以致肺脾气化不行，胃气不化，故有小便不利以及消渴，水入则吐，津液不能上承的尾迹，从此说明，这一阶段的太阳证已不同于初期的太阳经证，病邪已自外入里，重心在府——膀胱气化不行，而致水道不行，故治疗方法在於扶助膀胱气化功能，以及利其停滞的水气，方以五苓散，其中扶助以温阳化气，兼有外严束邪。

又如太阴病之寒湿，患者见到四肢厥冷、脉沉欲而细，下利

清谷，或不能食，或食入则吐，汗出而厥逆，下利清谷，身热反不恶寒，甚至面赤。脉微细欲绝六个类型的証状，虽然有脉厥下利脉微細，而內属脾取阳衰，阴寒内盛的裏証，但其程度上有著顯著的区别，在前者一證便下利外，尚見呕，此係脾胃阳衰，胃阳不足，然始是一种不足现象，故食入太饱尚有反应——呕，辰戌者，內脉虛寒益盛，有虚阳外越的趋势，故见身热面赤，而不恶寒；脉象微細欲絕，属阴盛於內，陽格於外的格阴証，病情趨勢內陷将歸絕的状态，取病危急，两者治疗同为救回阳，药方同为干姜附子之类，但用量作用上則异，前者用量为重，後者用量为輕，尤以加减干姜，其意义曰通血脉，故謂通脉四湯，以使故格於外的阳气内返。

病状表現在下位也有其辨証意义，如內通，証：大有四肢厥冷，脉微下利，面赤，其与通脉一湯証，在根本上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此阳微証状上以身热反不恶寒为主，而前者則以面赤为主，因为其病机虽同属于阴寒内盛的格阴証，但前者係阴盛於下（下焦阴寒气盛）横於上的 周証，而后者則係阴盛於内格阳於外的格阴証，而在治疗上由通脉証以姜附四湯散寒，葱白以宣通上下阳气，由此可知，每与此属的病状表现，都有完不同的病因和病机，因此，病的重心也就不同，而治疗法则也就隨之而异。

(2) 从药方而命証：其优点在於叙述簡便，药証相联，便於

掌脉，故运用一脉以了然立証，不妨举例說明之。如至深心湯証，附子虽然提出保胃气較虛，經太陽証誤下所致，其总的病机是邪热陷胃中，以致胃热蒸騰，气机壅滞，其証状表现则为心下痞——胃脘中有胸满不舒的自觉証状；但其发生痞的原因不仅误下，亦不一定是由于太阳証誤下所致，如半夏深心湯証仍由少阳証誤下而致，附子深心湯証出誤汗所致，由此可知：只要是病机皆係邪热邪於胃肠，气机壅滞而致的痞証，均可以深心湯治疗，换言之，凡諸深心湯証均有心下痞，必须指出，既然諸深心湯証的基本的病机相同，为什么不可以调荷泻药清涤呢？这也正是中医辨証论治的特点所在，中医治疗原则是：“随証取因，审因施治”，“因風、諸心湯証固有同点，亦具异点，这些特点，仅是兼证上的差异。諸深心湯証得大黃連湯証，单纯为邪热炽盛之外，其它諸証均有不同的兼証，如附子深心湯証附胃热蒸腾之外，尚有外阴不固（汗出恶寒）的表虚証，故治则以清里热，並溫固卫阳，以大黄清理，附子固卫。生姜深心湯証，除热飄腸胃，气机壅滞之外，兼挟水寒之气，故治则以木泄痞。半夏深心湯証，其兼証为中气虚寒甚，但不挟水气，故治则以扶中泄痞，半夏深心湯証，其兼証为中虚热聚，胃气上为长，故宜降和胃泄痞。

关于太陰格阴証相 阴証具有同样意义，虽然分立格阳和 阳

实际上因属脾肾阳衰，阴寒内盛，且有虚阳外越的真寒假热証。

，因此，其治疗均可委附之类进行固阳救，不过及病情程度上的差别：兼証的不同而进行了药物的調正，如中寒阳微，阴寒上一的运用四湯，阴盛於内，格阳於外的固通脉曰湯，阴盛于下格阳於上的用白通湯或白通加猪胆汁（人尿，湯（即前者佐以葱白，后者佐以猪胆汁或人尿）。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伤寒以药方命名，可以药证相联，标志着临床与基础紧密结合且便于掌握。

四、总结：

(1) 伤寒論的基本精神是“辨証論治”在整丁篇幅中贯穿着这一中医学术的理论基础，因此，在学习伤寒論时，就必须掌握这一精神和原则。

(2) 伤寒論的辨証也是脱离不了四診、細的，但其主要特点是以六經作为辨証的綱領。六首經辨證的意义在於：①作为証候类型的分类綱領。②作为划分病期，标示病所以及說明疾病的轻重与演变规律。③作为临床治疗的准则，因此它是中医辨証論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很同时也脱离不了经络脏腑，营血气血等中医的基本理論，因此及掌握六經的同时，又必须熟悉这许理论知识与之相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

(3) 伤寒辨証的另一特点是，①充分表明了其不仅要应用于病程中进行辨証，也要在全病程中每阶段上的分析，因为疾病是不断演化和发展的，因此在每一个阶段内疾病的性质也就随之而

改变，所表现的社状不用法则亦异。《伤寒论》中很大一部分或几乎都以前方而取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辨证纲领。并且可以因此而学证数辨证，临床与基楚紧密结合，更易掌握，这就是我学习《寒论》的一点微薄体会。

——完——

略談“痞証”的辨証論治

痞是一个証状，又是一个病名，凡是“病者自觉胃脘部妨闷不舒，触診时按之柔软不拒痛者”都可叫做“痞”。伤寒论 151 条：“接之自滿，但氣痞耳”这说明了痞证是无形的邪结在痞结部位上非但按之柔软，而且也不疼痛，这些証状与结胸证的“心下（胃脘部）滿而痛，按之石硬，手不可近者”（此与有形之邪裹结）有显著的不同，同时也不同于阳明府实燥屎内结的脐腹胀痛。您可出示于三証候中：如 156 条的五苓散証——水气停积影响上焦形成痞；152 条的十枣湯証是欲鐵痞；153 条桂枝人参湯証的胃气虚而致痞——上所举之痞都是证候中常见証状，在仲景伤寒论中另有一类是以痞为主要証状而且以瀉心湯来主治的，这些“痞”不管是主证或是兼证，虽然各有独奥之处，但因其在病理上、部位上有很多近似地方，而且在治疗上亦有相承之处，故仲景伤寒论从 146 条起至 167 条集中的讨论了以“痞”为中心的一系列证候辨证而治，随证用法，本人在学习伤寒论后就痞证的证治略谈个人的认识。

一、痞的形成原因

“痞证”形成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有（三）：

- (一) 损下表邪入里，壅聚心下“下”是“下法”，本无証治大法八法之一，但下法多适用于里实証候，如阳明腑实，燥屎内结

以三承气汤攻之，但如果病者有表邪，则不是下法适应证，应该先解表以而以下法攻里，如果反之，则可使表邪随而入里。

因为攻下多属苦寒，“苦寒者能伤脾胃也”，脾胃伤则邪易因而入，本证之误，就是说不应用下法而误用了下法，这样非但邪不去，反而内陷，聚于心下（胃脘部）成痞。伤寒论 151 条：“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脉浮而紧，为太阳伤寒的主证，应该用辛温发汗之剂，使寒邪从表而解，如医不明此理，而用下法，结果正气受伤，遂使外邪陷入胃院部，痞满而为痞证。

(二) 胃气素虚，邪热乘之陷入：胃气素虚是指病者体质素来就较虚弱，素问许担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说明了平素体质薄弱者，容易受外邪侵袭，或者是易于接受表邪的陷入。伤寒论 157 条：“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此条说明了伤寒病，发汗病解之后，表邪已退，但病者因体质虚弱，胃气未振，余邪乘之陷入，水气停滞，所饮之食，难以消化，因而积滞发酵而成痞。131 条：“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固作痞也”，“阴”是指胃脘部无实邪，无有形之痰水，以及病者体质素不壮实，此类病人，不论其病朝早暮都不宜下，如误下攻，邪热迫入络，结聚而成痞。

以上说明：误下可成痞，同时病者体质自可考虑，当然